

## 粵讀審音問題探析

蕭敬偉

香港大學

### 提要

粵讀問題的討論焦點，一向落在從切還是從眾的問題上。此外，把口語變調讀法拒諸門外的注音原則，也使不少字典注音與實際粵讀存在距離。本文選取若干字例，考察不同粵音字典的相關注音，指出不少字典注音傾向照顧反切讀法，卻未必符合實際粵讀。本文又建議字典編者多考慮口語變調的流通情況，收入已經取代本調的變調讀法，使字典注音能夠真正反映實際粵讀。

### 關鍵詞

粵讀，粵音字典，從切，從俗，口語變調

### 1. 引論

粵語正音問題，不時受到香港中文學術界以至一般市民大眾關注。綜觀各方意見，有關粵讀的討論焦點大抵仍在從切還是從眾的問題上，而坊間不同粵音字典的注音標準和所注讀音往往不一致，這對於解決粵讀問題的爭議，不但成效不彰，有時甚至會增添混亂。

現時坊間較通行的粵音字典，儘管在對古音反切的依違上未必完全相同，但總體而言，仍然會把反切視為重要標準。詹伯慧（1990）曾就粵讀審音問題提出七大原則，其中第二條即認為“審訂廣州話的音讀時，既要參考古音的反切，遵循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，也要尊重時下的讀法，充分考慮從今從眾的原則”，“對於某些現實社會中廣為流行的音讀，……不能拘泥於語音發展規律，輕易判定某音為誤讀”。<sup>1</sup>事實上，粵音字典經常收入一些合乎反切而日常很少聽到的讀音，卻往往忽略一些不合反切但通行的讀音，使字典音與實際讀音存在距離。<sup>2</sup>此外，不少口語變調讀法實際上已取代

---

<sup>1</sup> 詹伯慧（2009）也有相近論述。

<sup>2</sup> 單周堯（1980: 46-48）早已指出幾部香港較通行的“字典、韻彙的粵語注音跟實際的粵音有距離，而較接近傳統的反切，我們不禁懷疑這些字典、韻彙的粵讀到底是根據實際語音，還是根據中古的反切。”

原調，成為通行讀音，但由於字典一般只著重收錄書面音，不少粵音字典因而把這些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拒諸門外，結果又使字典的注音，與實際粵讀出現差距。這些問題，不僅存在於某些明確以古音反切為主要審音依據的粵音工具書之中，在一些標舉“時代性”和“便利應用”的字典中，也可以找到不少例子。本文按上述幾種情況，考察不同粵音字典的注音，指出當中存在的問題，以供進行粵語審音或編訂粵音字典工作的同道參考。<sup>3</sup>

本文所討論字典注音，主要採自以下 10 部粵音工具書：

- 黃錫凌《粵音韻彙》（黃錫凌 1998）<sup>4</sup>
- 馮田獵《粵語同音字典》（馮田獵 1996）<sup>5</sup>
- 《中華新字典》1982 年修訂版（中華書局 1982）<sup>6</sup>
- 李卓敏《李氏中文字典》（李卓敏 1989）<sup>7</sup>
- 周無忌、饒秉才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》（周無忌、饒秉才 1988）
- 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《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》（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 1992）<sup>8</sup>
- 黃港生《商務新字典》（黃港生 1991）
- 何文匯、朱國藩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（何文匯、朱國藩 2012）<sup>9</sup>
- 詹伯慧《廣州話正音字典》（詹伯慧 2004）<sup>10</sup>
- 《中華新字典》2007 年全新修訂版（中華書局 2007）

<sup>3</sup>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先後建立《粵語音韻集成》、《粵語審音配詞字庫》和《漢語多功能字庫》，開放予公眾使用。其中後二者涵蓋了本文所討論的《粵音韻彙》、《李氏中文字典》、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》、《粵音正讀字彙》的粵語注音，並吸納了香港語言學學會通過《粵語拼音字表》（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 2002）提供的建議讀音；羅列諸書注音之餘，又在非破讀的異讀之間，以“備註”的方式分出主次。這些資源為查核字典粵語注音提供了極大便利。惟本文主要以實體粵音字典為討論對象，故不贅述。

<sup>4</sup> 《粵音韻彙》初版於 1941 年。

<sup>5</sup> 《粵語同音字典》初版於 1974 年。

<sup>6</sup> 《中華新字典》初版於 1976 年。

<sup>7</sup> 《李氏中文字典》初版於 1980 年。

<sup>8</sup> 《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》初版於 1990 年。

<sup>9</sup> 《粵音正讀字彙》初版於 1999 年。

<sup>10</sup> 《廣州話正音字典》初版於 2002 年。

## 2. 正論

### 2.1. 收入符合反切而不通行的讀音<sup>11</sup>

表一

字典 / 字例	閩	闌	貯	蚱	蛻
黃錫凌 (1998)	<b>man4</b> , man5	zin2, <b>cin2</b>	<b>cyu2</b> (自注: 粵 讀低上聲)	<b>zaak3</b>	<b>seoi3</b> (蛻化正讀), teoi3 (蟬蛻)
馮田獵 (1996)	<b>man4</b> , man5 (罕讀)	zin2	cyu5	<b>zaak3</b> , zaa2 (又讀), zaa3 (又讀)	<b>seoi3</b> , teoi3 (又讀)
中華書局 (1982)	<b>man4</b> , man5 (又)	zin2, <b>cin2</b> (又)	cyu5	<b>zaak3</b>	<b>seoi3</b> , teoi3 (又)
李卓敏 (1989)	man5	zin2	cyu5	zaa3	teoi3 (語), <b>seoi3</b> (讀)
周無忌、饒秉才 (1988)	man5	<b>cin2</b> , sin6	cyu5	zaa3, <b>zaak3</b> (又)	teoi3, <b>seoi3</b> (舊)
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(1992)	man5, <b>man4</b> (又)	zin2, sin6 (又), <b>cin2</b> (又)	cyu5, <b>cyu2</b> (又)	zaa3	teoi3
黃港生 (1991)	man5	zin2, <b>cin2</b> (又)	cyu5	zaa3, <b>zaak3</b> (又)	teoi3
何文匯、朱國藩 (2012)	<b>man4</b>	<b>cin2</b> (正), zin2 (語)	<b>zyu2</b> (正), cyu5 (語)	zaa3, <b>zaak3</b>	<b>seoi3</b> , teoi3
詹伯慧 (2004)	man5	zin2, sin6 (又)	cyu5	<b>zaak3</b> , zaa3 (俗)	teoi3
中華書局 (2007)	<b>man4</b> , man5 (又)	<b>cin2</b> , zin2 (又)	cyu5	zaa3, <b>zaak3</b> (又)	teoi3, <b>seoi3</b> (又)

茲列表中各字於《廣韻》的反切如下：

閩：武巾切，又無分切（余迺永 2000: 105、109）

闌：昌善切（余迺永 2000: 291）

貯：丁呂切（余迺永 2000: 257）（《集韻》展呂切〔丁度等 1989: 96〕）

<sup>11</sup> 除引錄原書外，本文粵語注音一律採用粵拼。又，為節省篇幅，表中標音不注出原書頁碼。

蚱：側伯切（余迺永 2000: 511）

蛻：舒芮切，又他外切、湯臥切、弋雪切（余迺永 2000: 376、383、420、498）

從上表可見，各粵音字典之間的注音頗不一致，而皆或多或少收入一些符合反切而不甚通行的讀音。“閩”字，依照《廣韻》武巾、無分二切，應讀作陽平調的 *man4*，但此字現今通讀作陽上調的 *man5*，不讀 *man4* 音。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，有 6 部收入這個不通行的讀音，其中何文匯、朱國藩（2012）只收此音，中華書局（1982）和中華書局（2007）則把它列作建議讀音，置於通行音 *man5* 之前。“闡”字，現今通讀作 *zin2*，據《廣韻》昌善切則應讀作送氣的 *cin2*。（案：昌善切於《廣韻》屬上聲獮韻。）有 7 部粵音字典收入了這個不通行的 *cin2* 音，其中何文匯、朱國藩（2012）和中華書局（2007）把它列作正讀或建議讀音。“貯”字，《廣韻》丁呂切上字屬端母，《集韻》展呂切上字則屬知母，對應於現代粵音作 *zyu2*。何文匯、朱國藩（2012）即以此音為正讀。黃錫凌（1998）和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（1992）收入的 *cyu2* 音，念送氣聲母，聲調則與中古反切一致。然而，不論 *zyu2* 還是 *cyu2*，都不是“貯”字現今的通行讀音。“蚱”字，依據《廣韻》側伯切，應讀作 *zaak3*。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，收入這個讀音的多達 8 部，其中黃錫凌（1998）和中華書局（1982）僅收此音，不收通行的 *zaa3* 音，詹伯慧（2004）則以 *zaak3* 音為建議讀音，*zaa3* 音只列為俗讀。“蛻”字，《廣韻·祭韻》“舒芮切”小韻云：“蛻，蛻皮。”（見余迺永 2000: 376）其他三個切音的釋義大抵相同，彼此之間沒有辨義作用。此字現今通讀作與他外切相應的 *teoi3*，與舒芮切相應的 *seoi3* 則很少聽到。然而，有 7 部粵音字典收入了 *seoi3* 音，其中黃錫凌（1998）標明此音屬“蛻化正讀”，馮田獵（1996）和中華書局（1982）以 *teoi3* 為又讀，李卓敏（1989）以 *teoi3* 為語音，反映有關編者認為 *seoi3* 音方屬“蛻”字的正讀。

## 2.2. 不收不合反切但通行的讀音

表二

字典 / 字例	蝗	濫	忝	佐
黃錫凌 (1998)	<i>cing1</i>	<i>laam6</i>	<i>tim2</i>	<i>zo3</i>
馮田獵 (1996)	<i>cing1</i>	<i>laam6</i>	<b><i>tim5</i></b> (習讀), <i>tim2</i> (又讀)	<i>zo3</i>
中華書局 (1982)	<i>cing1</i>	<i>laam6</i>	<i>tim2</i>	<i>zo3</i>
李卓敏 (1989)	<i>cing1</i>	<i>laam6</i>	<b><i>tim5, tim2</i></b>	<i>zo3</i>

周無忌、饒秉才 (1988)	cing1	laam6	tim2	zo3
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(1992)	cing1	laam6	tim2	zo3, <b>zo2</b> (俗)
黃港生 (1991)	cing1	laam6	tim2	zo3
何文匯、朱國藩 (2012)	cing1	laam6 <sup>12</sup>	tim2	zo3
詹伯慧 (2004)	cing1	laam6	tim2	zo3
中華書局 (2007)	cing1	laam6	tim2	zo3

茲列表中各字於《廣韻》的反切如下：

𧈧：丑貞切 (余迺永 2000: 191)

濫：盧瞰切 (余迺永 2000: 442)

忝：他玷切，又他念切 (余迺永 2000: 335、444)

佐：則箇切 (余迺永 2000: 419)

上表所錄各字典注音比較一致，反映字典傾向於忽視那些沒有反切依據的通行讀音。例如“𧈧”字，現今一般依其偏旁“聖”讀作 *sing3*，但此音與中古反切不合。各字典則一律只收入 *cing1* 音，不收 *sing3* 音。惟 *cing1* 音雖與《廣韻》丑貞切相應，實際上卻甚少聽到。“濫”字，用於“泛濫”，一般讀作各字典皆收入、與盧瞰切相應的 *laam6* 音，而用於“濫交”、“濫用”、“濫發（電郵）”、“濫伐（樹木）”、“濫殺無辜”等詞時，許多人則讀作陽上調的 *laam5*。此音不符合反切去聲的讀法，本文參考的 10 部粵音字典皆沒收入，實際上卻相當通行。“忝”字，各字典均收入與他玷切相應的 *tim2* 音，但只有馮田獵（1996）和李卓敏（1989）收入通行的 *tim5* 音。其中馮田獵（1996）把 *tim5* 音列作習讀，*tim2* 音僅列作又讀，可見編者認為前者是更普遍的讀法。馮田獵（1996）初版於 1974 年，足可反映“忝”讀作 *tim5* 已有相當歷史，並非新興的讀法。“佐”字，《廣韻》則箇切一音，與各字典收入的 *zo3* 音相應。此字用於作為香港街道和地鐵站名稱的“佐敦”，一般則讀陰上調的 *zo2*，這個讀音很可能是受“佐”字偏旁“左”影響所致。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（1992）收入 *zo2* 音，把它列作俗讀，可說是反映了香港市民大眾對此字的實際讀法，但或許因為此音缺乏反切根據，一些面世較此書更晚的粵音工具書都不予收入。

<sup>12</sup> 何文匯、朱國藩（2012: 29）另收 *haam5* 音，詞例為“濫泉”。因屬破讀，茲不論。

## 2.3. 對變調讀法的處理

表三

字典 / 字例	蚊	販	輛	蠅	鹿
黃錫凌 (1998)	<b>man+</b> <sup>13</sup> man4 (讀音)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馮田獵 (1996)	<b>man1</b> (語音), man4 (讀音)	faan3, <b>faan2</b> (語音)	loeng6, <b>loeng2</b> (又讀)	jing4	luk6
中華書局 (1982)	man4, <b>man1</b> (又)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李卓敏 (1989)	<b>man1+</b> <sup>14</sup>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周無忌、饒秉才 (1988)	<b>man1</b> , man4 (讀)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(1992)	<b>man1</b>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黃港生 (1991)	<b>man1</b>	faan3, <b>faan2</b> (又)	loeng6, <b>loeng2</b> (語)	jing4	luk6
何文匯、朱國藩 (2012)	<b>man4</b>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詹伯慧 (2004)	<b>man1</b> , man4 (文)	faan3	loeng6	<b>jing1</b> , jing4(文)	<b>luk6-2</b>
中華書局 (2007)	<b>man1</b> , <sup>15</sup> man4 (又)	faan3	loeng6	jing4	luk6

除“蚊”字外，上表所列各字典注音較為一致，大抵皆傾向於不收入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。<sup>16</sup>“蚊”字，大部分字典收入的 **man4** 音屬書面音（此音與《廣韻》無分切〔見余迺永 2000：109〕相合），但實際上此音已被變調音 **man1** 取代。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，李卓敏（1989）、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（1992）、黃港生（1991）都只收 **man1** 音，不收 **man4** 音，正反映了這樣的語言現實；反觀中華書局（1982）

<sup>13</sup> 根據黃錫凌（1998：68），“+”表示粵語口語“超平調之變調”。

<sup>14</sup> 李卓敏（1989：21）云：“蚊字讀音，比 **men<sup>1</sup>** 還要重些，故其音符乃 **men<sup>1+</sup>**。”

<sup>15</sup> 中華書局（2007：621）“蚊”字第一注音原作 **men<sup>4</sup>**，直音作“蚊”。**men<sup>4</sup>** 當為 **men<sup>1</sup>** 之誤。

<sup>16</sup> 例如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（1992：6）列明“（常用字廣州話讀音研究）委員會針對小學語文教師課堂朗讀語文教材的需要而研訂字音”，因此“不收錄只出現於口語的俗音”，但又會在“建議讀音”以外的“備註”欄收入“常用的廣州話口語讀音”。

以 *man4* 為建議讀音，以 *man1* 為又音，何文匯、朱國藩（2012）只收 *man4* 音而忽略 *man1* 音，顯然與“蚊”的實際讀法不符。“販”字用於“販賣”、“販運”、“販毒”等動詞，讀作各字典收入的本調音 *faan3*（或讀作 *faan6*）；用於“小販”、“商販”、“報販”等名詞，現今一般讀變調音 *faan2*，甚少讀作 *faan3*，可見“販”字的實際粵讀呈現破讀化。從“販”作名詞的讀法來看，*faan2* 音顯然已有取代原調 *faan3* 的趨勢。然而，在本文討論的各字典中，僅有馮田獵（1996）和黃港生（1991）收入 *faan2* 音，分別列作語音和又讀，其餘字典則一概只收 *faan3* 音。“輛”字的情況與“販”字雷同，各字典均收入本調音 *loeng6*，但源自口語變調的 *loeng2* 音，則僅見於馮田獵（1996）和黃港生（1991）。查“輛”字用作量詞，現今通讀作 *loeng2*，*loeng6* 音已很少聽到。10 部粵音字典中的 8 部只收 *loeng6* 音，卻忽略 *loeng2* 這個通行讀音，反映字典注音與實際讀音確實存在距離。至於“蠅”字和“鹿”字的變調讀法，各字典的處理也頗一致：10 部粵音字典中，僅得詹伯慧（2004）同時分別收錄原調 *jing4*、*luk6* 和變調 *jing1*、*luk2*，其餘 9 部皆只收錄原調讀法，不收變調。不過，“蠅”用於“烏蠅”，“鹿”用於“長頸鹿”、“梅花鹿”等，變調讀法都已取代原調，成為通行讀音，粵音字典作為記錄粵語的工具書，似乎不應忽視這些實際讀音。

除了上述例子外，“洋”用於“大洋”（讀作 *joeng2*），“味”用於“臘味”、“鹵味”（讀作 *mei2*），“蛋”用於“雞蛋”、“皮蛋”（讀作 *daan2*），“件”用於“文件”、“零件”（讀作 *gin2*），“巷”用於“冷巷”、“後巷”（讀作 *hong2*），“月”用於“賞月”、“迎月”、“金華火腿月”（讀作 *gyut2*），“門”用於“走後門”（讀作 *mun2*），“裙”用於“圍裙”（讀作 *kwan2*），“鴿”用於“紙鴿”（讀作 *giu2*）等，變調讀法都已取代原調，成為實際上的通行讀音，但觀乎一般字典注音，都只收錄原調，不收變調。這種忽略口語變調的收音標準，無疑是令字典注音與實際讀音存在距離的重要原因。

### 3. 結論

上文按照“從切”、“從眾”的審音原則和對變調讀法的處理，考察 10 部通行於香港的粵音字典為 14 個漢字標注的粵語讀音。討論結果顯示，一些合乎反切、實際上卻很少聽到的讀音，例如“蚱”讀作 *zaak3*，“闖”讀作 *cin2*，“蛻”讀作 *seoi3* 等，都以不同形式，收入七、八部粵音字典之中；一些實際通行而缺乏反切根據的讀音，例如“鯉”讀作 *sing3*，“濫”讀作 *laam5*，“忝”讀作 *tim5*，“佐”讀作 *zo2* 等，則幾乎全部被拒諸這些字典的門外。這些情況說明，古音反切是大部分粵音字典的主要定音標準，而“鯉”、“濫”、“忝”、“佐”等字的通行讀法不被收錄，更令人懷疑字典編者在著重參考古音反切的同時，對實際粵讀有沒有足夠的重視。



至於上述字典普遍不收入口語變調讀法，相信跟字典一般以標注單字讀音為主，並傾向於照顧書面音的原則有關。作為字典或字彙，只標本調的編纂原則其實不無道理。不過，正如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（1992）在建議讀音以外，酌情收入“常用的廣州話口語讀音”的處理方法所反映，不少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，實際上已經久變不歸，成為通行讀音，本調反而漸被淘汰。是書正文前的〈說明〉以“丸”字為例，在收入原調音 *jyun4* 的同時，也收入口語變調音 *jyun2*，把它列作“語音”。（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 1992: 6）這個 *jyun2* 音，是“丸”的實際通行讀音，在“藥丸”、“臭丸”、“牛丸”、“大丸”<sup>17</sup> 等常用詞語中，“丸”都只作此讀，不讀原調。本文所舉“蚊”字的 *man1* 音，以及“販”、“輛”、“蠅”、“鹿”、“洋”、“味”、“蛋”、“件”、“巷”、“月”、“門”、“裙”、“鶴”等字在特定用法裏的變調讀音，性質其實都跟“丸”相同，實際上都只讀變調，不讀本調。粵音字典編者在釐定收音標準時，應該充分考慮口語變調的流通情況，收入已經取代本調的變調讀法，使字典注音能夠真正反映實際粵讀。

#### 參考文獻

- 丁度等編。1989。《宋刻集韻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馮田獵。1996。《粵語同音字典》（增訂排印本）。香港：東聯學供社。
- 何文匯、朱國藩。2012。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（第三版）。香港：香港教育圖書公司。
- 黃港生。1991。《商務新字典》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黃錫凌。1998。《粵音韻彙》（重排本）。香港：中華書局。
- 李卓敏。1989。《李氏中文字典》（第二版）。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。
- 單周堯。1980。《粵音韻彙》、《李氏中文字典》、《中華新字典》中一些與香港通行的實際語音有距離的粵語注音。《語文雜誌》第4期，頁46-48。
- 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。1992。《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》（修訂本）。香港：香港教育署。
- 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。2002。《粵語拼音字表》（第二版）。香港：香港語言學學會。
- 余迺永。2000。《新校互註宋本廣韻》（增訂本）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- 詹伯慧。1990。關於廣州話審音問題的思考——在粵語正音座談會上的發言。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第11期，頁8-13。
- 詹伯慧。2004。《廣州話正音字典》（修訂版）。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- 詹伯慧。2009。再談粵語正音。收錄於錢志安、郭必之、李寶倫、鄒嘉彥編：《粵語跨學科研究：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》。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，頁225-230。

17 “大丸”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銅鑼灣開設的日資百貨公司名稱，已於九十年代結業，但目前香港公共小巴仍然以“大丸”作為百德新街總站的名稱，掛上“大丸”布牌的小巴仍然每天出現於香港島的街道上。



中華書局。1982。《中華新字典》（修訂版）。香港：中華書局。  
中華書局。2007。《中華新字典》（全新修訂再版）。香港：中華書局。  
周無忌、饒秉才。1988。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》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
## An Analysis of the Issue on Deciding Proper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

King-Wai Siu

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### Abstract

The debates over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often lie on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*fanqie* spellings or to actual readings.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a number of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in 10 widely circulated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Hong Kong. It is found that ancient *fanqie* spellings are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ciding Cantonese readings.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one sandhi in Cantonese should be reflected in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references.

### Keywords

Cantonese pronunciation, Chinese dictionary, *fanqie* spellings, colloquial, tone sandhi

通訊地址：香港 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

電郵地址：kingwaisiu@hku.hk

收稿日期：2016年1月29日

接受日期：2017年2月10日